

星期天夜光杯

1 爸爸在成为爸爸以前

爸爸童年时住在上海东区的日式建筑群里。爷爷是外滩银行上班的职员,奶奶是个受过教育的新女性。然而家庭与时代的变故,让爸爸的童年生活很快就变得阴晴不定。他很早就承担起了照顾妹妹、做饭、负责家务的责任。七八岁的毛头小男孩每天闷声不响地在家里的小黑板上写着“今日菜单”:榨菜鸡蛋汤、清炒鸡毛菜、葱油烙饼。

小孩爸爸是个调皮好玩的男孩。在没有乐高积木玩具的上世纪五十年代,他把男孩子敲敲打打的乐趣寄托在木工活上,一本正经地问奶奶拿钱买榔头和洋钉,立志变身成一个木匠师傅。他的暑假和周日,在抓蜻蜓、跳房子、打弹珠里酣畅度过。

然后他带着他的踏实勤奋、调皮好玩和心中隐藏着诗意,长成了一个面孔苍白、外表腼腆,但内心又充满激情的青年。雪白国字脸、一头乌黑鬃发的青年爸爸,初中一毕业,就跟成千上万的年轻生命一起,到上海郊区的农场插队落户去了。十六岁瘦不拉叽的他,义无反顾地跑到芦苇荡漾的乡下,烧起了砖头,开起了拖拉机。

他带着骨子里的勤奋踏实,在看起来没有任何诱人之处乡下农场,白天烧砖头,晚上读那个年代仅有的一点哲学、文学和历史书。他坐在茅草房里,脚踩着烂泥,听着一些著名的文学编辑给他们讲散文、诗歌与浪漫。于是,灵魂中朦胧飘忽的诗意文字梦,就在芦苇稻草间,在日复一日的砖灰泥污中,慢慢升腾起来。

后来,他回到上海,参加高考,上大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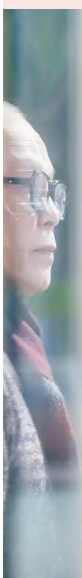
快要三十岁的爸爸坐在大学中文系的学堂里,他当年在乡下读的一本又一本哲学、文学、历史书,这时派上了用处。他在阶梯教室里闷声不响地写小说,跟他当年写“今日菜单”时一样,全情投入。这些小说散文逐渐在这个杂志那个期刊上发表。



▶ 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农场广播室



▶ 童年梅思繁和爸爸梅子涵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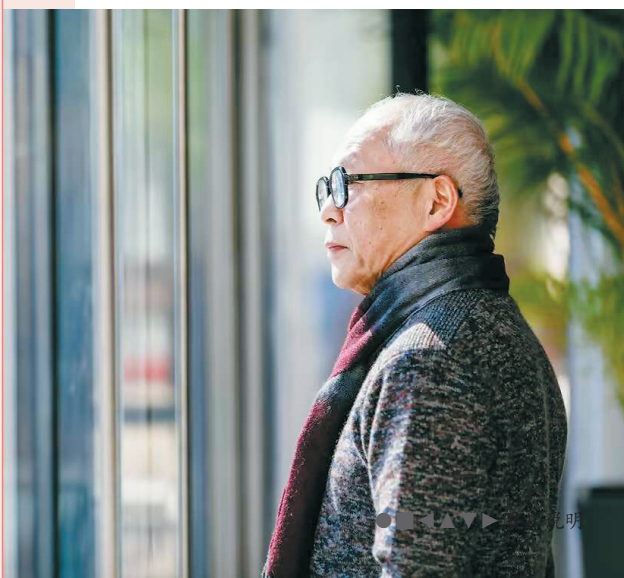
写故事的爸爸

梅子涵

◆ 梅思繁

读者通过作品认识儿童文学作家梅子涵,语文老师常常是通过演讲认识这位文学教授。女儿梅思繁则是在日常分秒相处中,与爸爸梅子涵的生命交织缠绕。

◀ 女儿出生了,很开心



2

一个蓝色的孤独背影

我童年追随着的那个爸爸的背影,常常与他的蓝色羊毛衫相伴。深邃悠然的蓝与他内敛含蓄的性格贴合如一,简单朴实的款式包裹着他不算宽阔、有点瘦弱的肩膀。

我与那个深蓝背影的无数次亲密接触,是在每年初秋深夜的潮湿雾气中。我是个很小就患上过敏性哮喘的孩子。每年桂林公园的桂花刚爆出花蕾,我的哮喘就如期而至。爸爸变成了每个深夜里,那个我一喘他就一骨碌爬起来的急救员。那些年秋天的夜晚,我常常是睡下去的时候呼吸平稳,到了夜里三点突然就在拉风箱式的哮喘音里上气不接下气了。我只要一从床上坐起来惊恐地寻找空气,爸爸就立即从他的大床上爬起来。他会训练有素地替我穿好外套,把我抱在怀里,从乌漆墨黑的狭长集体宿舍走廊一路往楼下走。半夜三点上海的潮湿秋雾里,他抱着我站在楼底下,我的头靠在他的深蓝肩膀上,他轻拍着我的背说:“繁繁,深呼吸,大口深呼吸……”碰到新鲜空气和深呼吸没有效果的时候,爸爸会抱着我往楼前的自行车棚走过去。夜里昏暗的路灯下,他推出凤凰牌脚踏车,把我放到后面的车座上,骑着它往第八人民医院去了。

秋夜的潮湿雾气里,昏黄的路灯下,静谧中我喘着粗气。我的脑袋靠在他深蓝色的后背上,那一刻,心里没有恐惧没有担忧,只有那个背影熨贴在小小的孩子身上,带来的安心与依靠。深蓝色的背影里更隐藏着孜孜不倦与执着坚持。

集体宿舍的303房间对我们家三个人来说,是客厅,是卧室,是我的练琴房,也是爸爸的写作室。他的书桌倚窗而立。暗黄色的木质写字台,桌上永远干净整洁。白天的时候,我从外面玩耍回来,或者坐在小板凳上读故事的时候,蓝色的背影总是坐在写字台前读书写字。那背影是微微弓起来的,他时不时会拿起笔写写什么。深夜里,我常常在书桌上红色龙头台灯的暗黄光线里朦胧醒来,那个深蓝色的背影离我只有咫尺之遥。我在睡眼惺忪中呆呆地望着爸爸的背影,他依旧是微微弯曲的,坐在桌前沙沙写着。

后来我知道,他早期一些具有探索精神的儿童小说的创作,都来自当时那个深蓝色背影在深夜里的坚持与执着。

后来我知道,他早期一些具有探索精神的儿童小说的创作,都来自当时那个深蓝色背影在深夜里的坚持与执着。

后来我知道,他早期一些具有探索精神的儿童小说的创作,都来自当时那个深蓝色背影在深夜里的坚持与执着。



◀ 梅子涵著《女儿的故事》

我记得爸爸说,生活中已经住着许多动人且充满力量的故事了,无需再天马行空、绞尽脑汁地编造。他将女儿的日常与成长、父母在现实与教育中的矛盾与无奈,以及父亲最深沉的情感,写成了小说。二十年后,编辑老师提议,让我以成年人与“女儿”的视角,创作一本《爸爸的故事》。我欣然同意了。《爸爸的故事》是我以女儿和作家的双重身份,书写的关于一个爸爸最日常又最感人的故事,也是我与爸爸生命与叙述的交织与延续。

我和爸爸是幸运的。我们各自在对方的笔下诞生且绽放;我们在相同的职业里倔强前行;我们更在彼此的人生中时刻守护与处处凝视。

我和爸爸是幸运的。我们各自在对方的笔下诞生且绽放;我们在相同的职业里倔强前行;我们更在彼此的人生中时刻守护与处处凝视。



■ 梅子涵和梅思繁



扫码看视频

3

从《女儿的故事》到《爸爸的故事》

爸爸后来写《女儿的故事》,在许多人看来,是灵光一现的精彩灵感。而我常常觉得,那本书的诞生,也许比人们想象得更早。它并不是忽然在某一天从天而降的灵感,而是从多年前开始,在一个父亲与女儿的相处里,慢慢长出来的。

二十世纪九十年代,我正在上初中,那是一段极为快乐,也深深影响了我后来人生轨迹的时光。学校和老师鼓励我们尽情拥抱广大的世界,我每天都兴致勃勃地把自己与世界最初的相遇、观察和疑问讲给父母听。我的爸爸——作家梅子涵,也许正是在这些讲述里,重新发现了童年与故事的生命力。于是,《女儿的故事》诞生了。他以纪实小说的方式,描绘一个孩子从懵懂走向现实世界时的欢欣与烦恼。

二十年后,编辑老师提议,让我以成年人与“女儿”的视角,创作一本《爸爸的故事》。我欣然同意了。《爸爸的故事》是我以女儿和作家的双重身份,书写的关于一个爸爸最日常又最感人的故事,也是我与爸爸生命与叙述的交织与延续。

我和爸爸是幸运的。我们各自在对方的笔下诞生且绽放;我们在相同的职业里倔强前行;我们更在彼此的人生中时刻守护与处处凝视。

我和爸爸是幸运的。我们各自在对方的笔下诞生且绽放;我们在相同的职业里倔强前行;我们更在彼此的人生中时刻守护与处处凝视。

我和爸爸是幸运的。我们各自在对方的笔下诞生且绽放;我们在相同的职业里倔强前行;我们更在彼此的人生中时刻守护与处处凝视。



■ 梅子涵和梅思繁